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抱朴子

三

辯問
勤求
黃白

極言
雜應

新銍葛稚川內篇卷之三

志菴盧舜治

評校

慎懋官

閱

辯問卷第十二

十三
同卷

守五

或問曰若僊必可得聖人已修之矣而周孔不爲之者
是無此道可知也抱朴子答曰夫聖人不必僊僊
人不必聖聖人受命不值長生之道但自欲除殘去
賊夷險平暴制禮作樂著法垂教移不正之風易流
隨之俗匡將危之主扶亡微之國刊詩書撰河洛著
經誥和雅頌訓童蒙應聘諸國突無疑烟席不暇煖

其事則執掌罔極窮年無已亦焉能閉聰掩明內視
反聽呼吸導引長齋久潔入水淘金登山採藥歟息
思神斷穀清腸哉至於僊者唯須篤志至信勤而不
怠能恬能靜便可得之不待多才也有入俗之高真
乃爲道者之重累也得合一大藥知守一養神之要
則長生久視豈若聖人所修爲者云云之無限乎且
夫俗所謂聖人者皆治世之聖人非得道之聖人得
道之聖人則黃老是也治世之聖人則周孔是也黃
帝先治世而後登僊此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古之

帝王刻於泰山可省讀書者七十二家其餘磨滅者
不可勝數而獨記黃帝僊者其審然可知也世人以
人所尤長衆所不及者便謂之聖故善圍碁之無比
者則謂之碁聖故嚴子卿馬綏明于今有碁聖之名
焉善史書之絕時者則謂之書聖故衛協張墨于今
有書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則謂之木聖故張
衛馬忠于今有木聖之名焉故孟子謂伯夷清之聖
者也柳下惠和之聖者也伊尹任之聖者也吾試推
演而論之則聖非一事夫班狄機械之聖也跗扁和

緩治疾之聖也。子韋其均占候之聖也。史蘇辛廖卜筮之聖也。夏育杜回筋力之聖也。荆軻聶政勇敢之聖也。飛廉夸父輕速之聖也。子野延州知音之聖也。孫吳韓白用兵之聖也。聖者人事之極號也。不獨於文學而已矣。莊周云。盜有聖人之道五。意妄意而知人之藏者明也。先入而不疑者勇也。後出而不懼者義也。知可否之宜者知也。分財均同者仁也。不得此道而成天下大盜者。未之有也。或曰。聖人之道。不得枝分葉散。必總而兼之。然後爲聖。余答之曰。孔子門

明一作有

徒達者七十二。而各得聖人之一體。是聖事有剖判也。又云。顏淵具體而微。是聖事有厚薄也。又易曰。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此則聖道可分之明之明證也。何爲善於道德。以致神僊者。獨不可謂之爲得道之聖乎。苟不有得道之聖。則周孔不得謂爲治世之聖乎。聖旣非一矣。何以當責使相兼乎。按僊經以爲諸得僊者。皆其受命偶值神僊之氣。自然所稟。故胞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識。則心好其

事必遭明師而得其法不然則不信不求求亦不得也王鈴云主命原由人之吉凶修短於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富宿則富值賤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則壽值僊宿則僊又有神僊聖人之宿有治世聖人之宿有兼二聖之宿有貴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貴之宿有兼富貴之宿有先富後貧之宿有先貴後賤之宿有兼貧賤之宿有富貴不終之宿有忠孝之宿有克惡之宿如此不

可具載其較略如此爲人生本有定命張車子之說是也苟不受神僊之命則必無好僊之心未有心不好之而求其事者也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自古至今有高才明達而不信有僊有平平許人學而得僊者甲雖多所鑒識而或蔽於僊乙則多所不通而偏達其理此其非天命之所使然乎夫道家寶秘僊術弟子之中尤尚簡擇至精彌久然後告之以要訣況於世人幸自不信不求何爲當強以語之邪旣不能化令信之又將招嗤速謗故得道之士所以與世人

異路而行異處而止言不欲與之交身不欲與之雜
隔千里猶恐不足以遠頰舌之攻絕軌迹猶恐不足
以免毀辱之醜貴不足以誘之富不足以移之何肯
常自銜於俗士言我有僊法乎此蓋周孔所以無緣
而知僊道也且夫周孔蓋是高才大學之深達者耳
小小之伎猶多不閑使之跳丸弄劍踰鋒投欬履絙
登僮摘盤緣案跟挂萬仞之峻峭游泳吕梁之不測
手扛千鈞足躡驚飈暴虎檻豹攬飛捷矢凡人爲之
而周孔不能况過於此者乎他人之所念慮蚤蝨之

所背向隔牆之朱紫林下之草芥匣匱之書籍地中
之寶藏豐林邃藪之鳥獸重淵洪潭之魚鱉令周孔
委曲其采色分別其物名經列其多少審實其有無
未必能盡知况遠於此者乎聖人不食則饑不飲則
渴灼之則熱冰之則寒撻之則痛刃之則傷歲久則
老矣損傷則病矣氣絕則死矣此是其所與凡人無
異者甚多而其所以不同者至少矣所以過絕人者
唯在於才長思遠口給筆高德全行潔強訓博聞之
事耳亦安能無事不兼邪既已著作典謨安上治民

復欲使之兼知僊道長生不死以此責聖人何其多乎吾聞至言逆俗耳真語必違衆儒士卒覽吾此書者必謂吾非毀乎聖人吾豈然哉但窮盡物理耳理盡事窮則似於謗訕周孔矣世人謂聖人從天而墜神靈之物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甚乎服畏其名不敢復料之以事謂爲聖人所不能則人無復能之者也聖人所不知則人無復知之者也不可笑哉今具以迹事校之想可以悟也完山之鳥賣生送死之聲孔子不知之便可復謂顏回只可偏解之乎聞太山婦

可一作亦

人之哭問之乃知虎食其家三人又不知此婦人何以不徙去之意須答乃悟見羅雀者純得黃口不辯其意問之乃覺及欲葬母不知父墓所在須人語之既定墓崩又不知之弟子語之乃泫然流涕又疑顏淵之盜食乃假言欲祭先人卜掇塵之虛僞廐焚又不知傷人馬否顏淵後便謂之已死又周流七十餘國而不能逆知人之必不用之也而恹恹遑遑席不暇溫又不知匡人當圍之而由其道問老子以古禮禮有所不解也問鄰子以鳥官官有所不識也行不

知津而使人問之、又不知所問之人、必譏之而不告其路、若爾可知、不問也。下車逐歌鳳者、而不知彼之不住也。見南子而不知其無益也。諸若此類、不可具舉。但不知僊法、何足恠哉。又俗儒云、聖人所不能、則餘人皆不能、則宕人水居、梁母火化、子伯耐至熱、仲都堪酷寒、左慈兵解而不死、甘始休糧以經歲、范軼見斫而不入、驚令流尸而更生、少干執百鬼、長房縮地脉、仲甫假形於晨鳧、張楷吹噓起雲霧、未聞周孔能爲斯事也。俗人或曰、周孔皆能爲此、但不爲耳。吾

答之曰、必不求之於明文、而指空以浮言者、吾便可謂周孔能振翮翻飛、翱翔八極、興雲致雨、移山投井、但不爲耳。一不以記籍見事爲據者、復何限哉。必若所云者、吾亦可以言周孔皆已昇僊、但以此法不可以訓世、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皆必悉委供養、廢進官而登危浮深、以修斯道、是爲家無復子孫、國無復臣吏、忠孝並喪、大倫必亂。故周孔密自爲之、而秘不告人、外託終亡之形、內有上僊之術。如此則子亦將何以難吾乎。亦又未必不然也。靈寶經有正機平衡

飛龜授秩凡三篇皆僊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遣諮呈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將僊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以此論之是夏禹不死也而仲尼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乎正復使聖人不爲此事未可謂無其効也人所好惡各各不同喻之以

面豈不信哉誠合其意雖小必爲也不合其神雖大不學也好苦憎甘旣皆有矣嗜利棄義亦無數焉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而昔已有禪之以帝王之位而不用委之以四海之富而不願茂三九之官背玉帛之聘遂山林之高潔甘魚釣之陋業者蓋不可勝數耳又曰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是以好色不可諫甘旨可忘憂而昔有絕穀棄美不畜妻妾超然獨往悟言得意顧影含歡漱流忘味者又難勝記也人情莫不愛紅顏艷

姿輕體柔身而黃帝悅篤醜之嫫母陳侯怡可憎之
敦洽人鼻無不樂香故流黃鬱金蘭麝蘇合玄膽素
膠江離揭車春蕙秋蘭價同瓊瑤而海上之女逐酷
臭之夫隨之不止人口無不悅甘而周文嗜不美之
菹不以易大牢之滋味人耳無不喜樂而魏明好椎
鑿之聲不以易絲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求此以
同彼乎周孔自偶不信僊道日月有所不照聖人有
所不知其可以聖人所不爲便云天下無僊是責三
光不照覆盆之內也

極言卷第十三

或問曰古之僊人者皆由學以得之將特稟異氣耶
抱朴子答曰是何言歟彼莫不負笈隨師積其功勤
蒙霜冒險櫛風沐雨而躬親灑掃契闊勞藝始見之
以信行終被試以危困性篤行真心無怨貳乃得升
堂以入於室或有怠厭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
有誘於榮利而還修流俗之事或有敗於邪說而失
其淡泊之志或朝爲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
効若夫覩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

之中有一人爲多矣。故爲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夫穀弓弩者，効力於發箭；涉大川者，保全於旣濟。井不達泉，則猶不掘也；一步未至，則猶不往也。修塗之累，非移晷所臻；凌霄之高，非一簣之積。然升峻者患於垂上，而力不足；爲道者病於方成，而志不遂。千倉萬箱，非一耕所得；千尺之木，非旬日而長。不測之淵，起於汀滢；陶朱之資，必積百千。若乃人退已進，陰子所以窮至道也。敬卒若始，美門所以致雲龍也。我志誠堅，彼何人哉？抱朴子曰：俗民旣不能生，生而務所

以煞生。夫有盡之物，不能給無已之耗；江河之流，不能盈無底之器也。凡人利八少而費用多者，猶不供也。况無錙銖之來，而有千百之往乎？人無少長，莫不有疾，但輕重言之耳。而受氣各有多少，多者其盡遲，少者其竭速。其知道者，補而救之，必先復故，然後方求量表之益。若令服食旬日，則肉飛骨騰，導引改朔，則羽翮參差，則世間無不信道之民也。患乎升勺之利未堅，而鍾石之費相尋；根芟之據未極，而冰霜之毒交攻。不知過之在已，而反云道之無益，故捐丸散

修之一作修道
收穀一作收積

而罷吐納矣故曰非長生難也聞道難也非聞道難也行之難也非行之難也終之難也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明師能授人方書不能使人必爲也夫修之猶如播穀也成之猶收穀也厥田雖沃水澤雖美而爲之失天時耕鋤又不至登稼被壟不獲不刈頃畝雖多猶無獲也凡夫不徒不知益之爲益也又不知損之爲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人尙不悟其易安能識其難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者如苗禾之

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爲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爲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積一所以至億也若能愛之於微成之於著則幾乎知道矣或問曰古者豈有無所施行而偶自長生者乎抱朴子答曰無也或隨名師積功累勤便得賜以合成之藥或受秘方自行治作事不接於世言不累於俗而記著者止存其姓名而不能具知其所以得僊者故闕如也昔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端

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授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諮滑子論道養則資玄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山嵇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休診則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奸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鳥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該秘要窮道盡真遂乘龍以高躋與天地乎罔極也然按神僊經皆云黃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况乎不逮彼二君者安有自得僊度世者乎未之聞

平一作乎

也或曰黃帝審僊者橋山之塚又何爲平抱朴子答曰按荆山經及龍首記皆云黃帝服神丹之後龍來迎之群臣追慕無所措思或取其几杖立廟而祭之或取其衣冠葬而守之列僊傳云黃帝自擇亡日七十日去七十日還葬于喬山山陵一作後忽崩墓空無尸但劒舄在焉此諸說雖異要於爲僊也言黃帝僊者見於道書及百家之說者甚多而儒家不肯長奇恠開異塗務於禮教而神僊之事不可以訓俗故云其死以杜民心耳朱巴樂巴于公有功惠於民百姓

皆生爲之立廟祠。又古者盛德之人，身去之後，臣子刊其勲績於不朽之器，而今世君長遷轉，吏民思戀而樹德頌之碑者，往往有焉。此亦黃帝有廟墓之類也。豈足以證其必死哉？或人問曰：彭祖八百，安期三千，斯壽之過人矣。若果有不死之道，彼何不遂僊乎？豈非稟命受氣，自有修短，而被禍得其多，理不可延，故不免於彫隕哉？抱朴子答曰：按彭祖經云：其自帝嚳佐堯，歷夏至殷爲大夫，殷王遣綵女從房中之術，行之有效，欲殺彭祖以絕其道。彭祖覺焉而逃去，去

時年七八百餘，非爲死也。黃石山

一作

公記云：彭祖去

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又彭祖之弟子青衣鳥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兔公子、離婁公、太足君、高丘子，不肯來。七八人皆歷數百歲，在殷而各僊去。况彭祖何肯死哉？又劉向所記列僊傳亦言：彭祖是僊人也。又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瑯琊人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其言高，其旨遠，博而有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直數千萬。安期受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舄一量爲

報留書曰復數千載求我於蓬萊山如此是爲見始皇時已千歲矣非爲死也又始皇剛暴而驚狠量是天下之不應信神僊者又不中以不然之言答對之者也至於問安期以長生之事安期答之允當始皇惺悟信世間之必有僊道旣厚惠遺又甘心欲學不死之事但自無明師也而爲盧敖徐福輩所欺弄故不能得耳向使安期生所言無據三日三夜之中足以窮屈則始皇必將烹煮屠戮不免鼎俎之禍其厚惠安可得乎或問曰世有服食藥物行氣導引不免

悞一作一

死者何也抱朴子答曰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藥及修小術者可以延年遲死耳不得僊也或但知服草藥而不知還年

悞作房中

之要術則終無久生之理也或

不曉帶神符行禁戒思身神守真一則止可內令疾不起風濕不犯耳若卒有惡鬼強邪山精水毒害之則便死也或不得入山之法令山神爲之作禍則妖鬼試之猛獸傷之溪毒繫之蛇螫螫之致多死事非一條也或修道晚暮而先自損傷已深難可補復補復之益未得根據而疾隨復作所以剋伐之事亦何

緣得長生哉。或年老爲道而得僊者。或年少爲道而不成者。何哉。彼雖年老而受氣本多。受氣本多則傷淺。傷淺則易救。易救故得成僊也。此雖年少而受氣本少。受氣本少則傷深。傷深則難救。難救故不成僊也。夫木槿楊柳。斷殖之更生。倒之亦生。橫之亦生。生之易者。莫過斯木也。然埋之既淺。又未得久。乍刻乍剝。或搖或拔。雖壅以膏壤。浸以春澤。猶不免於枯瘁者。以其根莖不固。不暇吐其萌芽。津液不得遂結。其生氣也。人生之爲體。易傷難養。方之二木。不及遠矣。

培一作濟

壞

而所以攻毀之者。過於刻剝。據乎搖拔也。培之者。鮮壞之者。衆死其宜也。夫吐故納新者。因氣以長氣。而氣大衰者。則難長也。服食藥物者。因血以益血。而血垂竭者。則難益也。夫奔馳而喘逆。或欬或噎。用方役體。汲汲短乏者。氣損之候也。面無光色。皮膚枯腊。唇焦脉白。腠理萎瘁者。血滅之證也。二證既衰於外。則靈根亦彫於中矣。如此則不得上藥。不能救也。凡爲道而不成。營生而得死者。其人非不有氣血也。然身中之所以爲氣爲血者。根源已喪。但餘其枝流也。譬

猶入水之燼火滅而烟不卽息既斷之木柯葉猶生
二者非不有烟非不有葉而其所以爲烟爲葉者已
先亡矣世人以覺病之日始爲已病以絕氣之日爲
身喪之候也唯怨風冷與暑濕不知風冷暑濕不能
侵壯實之人也但患體虛氣少者不能堪之故爲所
中耳何以較之設有數人年紀老壯旣同服食厚薄
又等俱造沙漠之地並冒嚴寒之夜素雪墮於上玄
水結於下寒風摧條而宵駭欬唾凝珠於唇吻則其
中將有獨中冷者而不必盡病也非冷氣之有偏人

體有不耐者耳故俱食一物或獨以結病者非此物
之有偏毒也釣噐齊飲而或醒或醉者非酒勢之有
彼此也同冒炎暑而或獨以暍死者非天熱之有公
私也齊服一藥而或獨昏瞑煩悶者非毒烈之有愛
憎也是以衝風赴林而枯柯先摧洪濤凌崖而抱隙
者頽烈火燎原而燥卉前焚龍枕墜地而脆者獨破
由茲以觀則人之無道體已素病因風寒暑濕者以
發之耳苟能令正氣不衰形神相衛莫能傷也凡爲
道者常患於晚不患於早也恃年紀之少壯體力之

方剛者自役過差百病兼結命危朝露不得大藥但服草木可以差於常人不能延其大限也故僊經曰養生以不傷爲本此要言也神農曰百病不愈安得長生信哉斯言也或問曰所謂傷之者其非淫慾之間乎抱朴子曰亦何獨斯哉然長生之要在乎還年之道上士知之可以延年除病其次不以自伐者也若年尚少壯而知還年服陰丹以補腦采玉液於長谷者不服藥物亦不失三百歲也但不得僊耳而不得其術者古人方之於冰盃之盛湯羽苞之蓄火也

淫一作色

衰一作哀

且又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沉醉嘔吐傷也飽食卽卧傷也跳走喘乏傷也歡呼哭泣傷也陰陽不交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養生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饑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凡食過則結積聚飲過則成痰癖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

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廣志遠願、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寒、夏不欲窮涼、不露卧星下、不眠中見肩、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辣多傷肝、鹹多則傷心、甘多則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久則壽損耳。是以善攝生者、卧起有四時之早晚、興居有至和之常制、調利筋骨、有偃仰之方、杜疾閑邪、有吞吐之術、流行

榮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忍怒以全陰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後先將服草木以救虧缺、後服金丹以定無窮長生之理、盡於此矣。若有欲決意任懷、自謂達識知命、不泥異端、極情肆力、不營久生者、聞此言也。雖風之過耳、電之經目、不足喻也。雖身枯於流連之中、氣絕於紈綺之間、而甘心焉、亦安可告之、以養生之事哉。不惟不納、乃謂妖訛也。而望彼信之、所謂以明鑑給朦瞖、以絲竹娛聾夫也。

勤求卷第十四

抱朴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過乎長生之方也故歃血誓盟乃傳傳非其人戒在天罰先師不敢以輕行授人須人求之至勤者猶當棟選至情者乃教之况乎不好不求求之不篤者安可自銜沾以告之哉其受命不應僊者雖曰見僊人成群在世猶必謂彼自異種人天下別有此物或呼爲鬼魅之變化或云偶值於自然其有肯謂修爲之所得哉苟所不信雖令赤松王喬言提其耳亦當指以爲妖訛然時頗有識信者復

患於不能勤求明師夫曉至要得真道者誠自甚稀非倉卒可值也然知之者但謂少耳亦未嘗絕於世也由求之者不廣不篤有僊命者要自當與之相值也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世間自有奸僞圖錢之子而竊道士之號者不可勝數也然此等復不肯謂挺無所知也皆復粗開頭角或妄沾名加之以伏邪飾僞而好事之徒不識其真僞者徒多之進問自取誑惑而拘制之不令得行廣尋奇士異人而告之曰道盡於此矣以誤於有志者之不少

可歎可悲也。其或間有曉消五雲、飛八石、轉九丹、治
黃白、水瓊一作槿、瑤花、朱碧、凝霜雪於神爐、採靈芝於
嵩岳者，則多而毀之曰：此法獨有赤松、王喬知之。今
世之人而云知之者，皆虛妄耳。則淺見之家，不覺此
言有詐偽而作，便息遠求之意。悲夫！可爲慨歎者也。
變晷颺飛，暫少忽老，迅速之甚，喻之無物。百年之壽
三萬餘日耳。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歡樂並廢，童
蒙昏耄，除數十年而險隘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
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則不過五六十

年，咄嗟滅盡，哀憂昏耄六七千日耳。顧盼已盡矣。况
於全百年者，萬未有一乎。諦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
虫朝菌也。蓋爲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俚語有之：人
在人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以詣屠所。每進一步而
去死轉近，此譬雖醜而實理也。達人所以不愁死者，
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術，而空自焦愁，無
益於事故。云樂天知命，故不憂耳。非不欲久生也。姬
公請代武王，仲尼曳杖悲懷，是知聖人亦不樂速死
矣。俗人見莊周有大夢之喻，因復競共張齊死生之

論蓋詭道強達陽作違抑之言皆仲尼所爲破律應
煞者也今察諸有此談者被疾病則遽針灸冒危險
則甚畏死然末俗通弊不崇真信背典誥而治子書
若不吐反理之巧辨者則謂之朴野非老莊之學故
無骨殖而取偶俗之徒遂流漂於不然之說而不能
自返也老子以長生久視爲業而莊周貴於搖尾塗
中不爲被網之龜被綉之牛餓而求粟於河侯以此
知其不能齊死生也晚學不能考校虛實偏據一句
不亦謬乎且夫深八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爲螻蟻

之糧終與塵壤合體令人怛然心熱不覺咄嗟若必
有求生之志何可不棄置不急之事以修玄妙之業
哉其不信則已矣其信之者復患於俗情之不蕩盡
而不能專以養生爲意而營世務之餘暇而爲之所
以或有爲之者恒病晚而多不成也凡人之所汲汲
者勢利嗜欲也苟我身之不全雖高官重權金玉成
山妍艷萬計非我有也是以上士先營長生之事長
生定可以任意若未昇玄去世可且地僊人間若彭
祖老子止人中數百歲不失人理之權然後徐徐登

遐亦盛事也。然決須好師。師不足奉。亦無由成也。昔漢太后從夏侯勝受尚書。賜勝黃金百斤。他物不可勝數。及勝死。又賜勝家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一百日。成帝在東宮時。從張禹受論語。及卽尊位。賜禹爵關內侯。食邑千戶。拜光祿大夫。賜黃金百斤。又遷丞相。進爵安侯。年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錢數萬。及禹疾。天子自臨省之。親拜禹牀下。章帝在東宮時。從桓榮以受孝經。及帝卽位。以榮爲大常少卿。天子幸榮第。令榮東面坐。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生

徒一作姪

徒數百人。帝親自持業講說。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

千戶。及榮病。天子幸其家。入巷下車。抱卷而趨。如弟

子之禮。及榮薨。天子爲榮素服。凡此諸君。非能攻城

野戰。折衝拓境。懸旌効節。

一作效洞

折連方。轉元功。騁銳

絕域也。徒以一經之業。宣傳章句。而見尊重。巍巍如

此。此但能說死人之餘言耳。帝王之貴。猶自卑降。以

敬事之。世間或有欲試修長生之道者。而不肯謙下

於堪師者。直爾蹴迕。從求至要。寧可得乎。夫學者之

恭遜驅走。何益於師之分寸乎。然不爾。則是彼心不

盡彼心不盡則令人告之不力告之不力則秘訣何
可悉得邪不得已當以浮淺示之豈足以成不死之
功哉亦有人皮膚好喜而信道之誠不根心神有所
索取陽爲曲恭累日之間怠慢已出若值明智之師
且欲詳觀來者意態試以淹火故不告之以測其志
則若此之人情僞行露亦終不得而教之教之亦不
得盡言吐實言不盡則爲之無益也陳安世者年十
三歲蓋灌叔本之客子耳先得僊道叔本年七十皓
首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貴先得道者則爲師矣吾

也一作地

不敢倦執弟子之禮也由是安世告之要方遂得僊
去矣夫人生先受精神於天地後稟氣血於父母然
不得明師告之以度世之道則無由免死鑿石有餘
焰年命已彫頽由此論之明師之恩誠爲過於天也
重於父母多矣可不崇之乎可不求之乎抱朴子曰
古人質直貴行賤言故爲政者不尚文辨修道者不
崇辭說風俗衰薄外飾彌繁方策旣山積於儒門而
內書亦鞅掌於術家初學之徒卽未便可授以大要
又亦人情以本末殷富者爲快故後之知道者干吉

容嵩桂帛諸家各著千數篇然率多教誡之言不肯爲人開顯大趨向之指歸也其指真之訣或但口傳或不過尋尺之素在領帶之中非隨師經人累勤歷試者不能得也猥雜弟子皆各隨其用心之疎密履苦之久遠察其聰明之所逮及志力之所能辦各有所授千百歲中時有盡其囊枕之中肘腋之下秘要之旨耳或但將合成藥以分之足以使之不死而已而終年不以其方文傳之故世之道士知金丹之事者萬無一也而管見之屬謂僊法當具在於紛若之

書及於祭祀拜伏之間而已矣夫長生制在大藥耳非祠醮之所得也昔秦漢二代大興祈禱所祭太乙五神陳寶八僊之屬動用牛羊穀帛錢費億萬了無所益況於匹夫德之不備體之不養而欲以三牲酒餽祝願鬼神以索延年惑亦甚矣或頗有好事者誠欲爲道而不能勤求名師合作異藥而但晝夜誦講不要之數千百卷詣老無益便謂天下果無僊法或舉門扣頭以向空坐烹宰犧牲燒香請福而病者不能愈死喪相襲破產竭財一無其効終不悔悟自謂

未篤若以此之勤求知方之師以此之費給買藥秘術之直者亦必得神僊長生度世也何異詣老空耕石田而望千倉之收用力雖勤不得其所也所謂適楚而道燕馬雖良而不到非行之不疾然失其道也或有性信而喜信人其聰明不足以校練真偽揣測深淺所博涉素狹不能賞物後世頑淺趣得一人自譽之子云我有秘書便守事之而庸人小兒多有外託有道之名名過其實由於誇誑內抱貪濁惟利是圖有所請爲輒強喑鳴俛仰抑揚若所知寶秘之深

頃一作頓

而不可得之狀其有請從其所求俛仰含笑或許以頃後故使學者欲罷而不能自謂事之未勤而禮幣之尚輕也於是篤信之心尤加恭肅賂以珠玩爲之執奴僕之役不辭負重涉遠不避經險履危欲以積勞自効服苦求哀庶有異聞而虛引歲月空委二親之供養捐妻子而不卹戴霜蹈水連年隨之而妨資棄力卒無所成彼初誠欺之末或慙之情然體中實自空罄短乏無能法以相教將何法以成人乎余自見此輩不少可有十餘人或自號高名久居於世世

或謂之已三四百歲但易名字詐稱聖人託於人間而多有承事之者余但不喜書其人之姓名耳頗游俗間凡夫不識妍蚩爲共稱揚增長妖妄爲彼巧僞之人虛生華譽歛習遂廣莫能甄別故或令高人偶不留意澄察而但任兩耳誤於學者常由此輩莫不使人歎息也每見此曹欺誑天下以規勢利者遲速皆受殃罰天網雖疎終不漏也但誤有志者可念耳世人多逐空聲尠能校實聞甲乙多弟子至以百許必當有異便載馳競逐赴爲相聚守之徒妨工夫以

崇重彼愚陋之人也而不復尋精彼得門人之力或以致富辨逐之雖久猶無成人之道愚夫故不知此人不足可事何能都不與悟自可悲哉夫搜尋仞之壘求千天之木漉牛迹之中索吞舟之鱗用日雖久安能得乎嗟乎將來之學者雖當以求師爲務亦不可以不詳擇爲急也陋狹之夫行淺德薄功微緣少不足成人之道亦無功課以塞人重恩也深思其趣勿令徒勞也抱朴子曰諸虛名之道士旣善爲誑詐以欺學者又多護短慝愚耻於不知陽若博涉已足

終不肯行求請問於勝已者。蠢爾守窮面牆而立。又不但拱默而已。乃復憎忌於實有道者。而謗毀之。恐彼聲名之過已也。此等豈有意於長生之法哉。爲欲以合致弟子。圖其財力。以快其情欲而已耳。而不知天高聽卑。其後必受斯殃也。夫貧者不可妄云我富也。賤者不可虛云我貴也。况道德之事實無。而空養門生弟子乎。凡俗之人。猶不宜懷如善之心。况於道士。尤應以忠信快意爲生者也。云何當以此之儼然。函胃臆間乎。人自不能聞見神明。而神明之聞見已

士

刃作刀

之甚易也。此何異乎在紗幌之外。不能察軒房之內。而肆其倨慢。謂人之不見已。此亦如竊鍾棖物。鏗然有聲。惡他人聞之。因自掩其耳者之類也。而聾瞽之存乎精神者。唯欲專擅華名。獨聚徒衆。外求聲價。內規財利。患疾勝已。乃劇於俗人之爭權勢也。遂以唇吻爲刃鋒。以毀譽爲朋黨。口親心疎。貌合行離。陽敦同志之言。陰挾蜂蠆之毒。此乃天人所共惡。招禍之符檄也。夫讀五經。猶宜不耻問下。以進德修業。日有緝熙。至於射御之麤伎。數書之淺功。農桑之露事。規

矩之小術、尚須師授、以盡其理、况營長生之法、欲以
延年度世、斯與救卹死事無異也、何可務惜、請受之
名、而永受無知之困、至老不改、臨死不悔、此亦天民
之篤暗者也、令人代之慙慙、爲之者獨不顧形影也、
爲儒生、尚當兀然守朴、外託質素、知而如否、有而如
無、令庸兒不得盡其稱、而不問不對、對必辭讓、而後
言、何其爲道士之人、強以不知爲知、以無有爲有、虛
自衒耀、以圖奸利者乎、迷而不知返者、愈以遂往、若
有以行此者、想不耻故也、吾非苟爲此言、誠有爲而

興、所謂疾之而不能默然也、徒慙念慮、人不忍見、嬰
兒之投井、不御苦口、其危至矣、不俟脉診而可知者
也、抱朴子曰、設有死罪、而人能救之者、必不爲之吝
勞辱、而憚卑辭也、必獲生生之功也、今雜猥道士之
輩、不得金丹大法、必不得長生、可知也、雖治病有起
死之効、絕穀則積年不饑、役使鬼神、坐在立亡、瞻視
千里、知人盛衰、發沉祟於幽翳、知禍福於未萌、猶無
益於年命也、尚羞行請求、耻事先達、是惜一日之屈
而甘罔極之庸、是不見事類者也、古人有言曰、生之

於我利亦大焉論其貴賤雖爵爲帝王不足以此法
比焉論其輕重雖富有天下不足以此術易焉故有
死王樂爲生鼠之喻也夫治國而國平治身而身生
非自至也皆有以致之也惜短乏之虛名耻師授之
黷勞雖曰不愚吾不信也今使人免必死而就戮刑
者猶欣然喜於去重而卽輕脫炙爛而保視息甘其
苦痛過於更生矣人但莫知當死之日故不慙憂耳
若誠知之而刖剗之事可得延期者必將爲之況但
躬親灑掃執巾竭力於勝已者可以見教不死之道

亦何足爲苦而蔽者憚焉假令有人耻迅走而待野
火之燒藝羞逃風而致沉溺於重淵者世必呼之爲
不曉事也而咸知笑其不避災危而莫恠其不畏僨
禍何哉記朴子曰昔者之著道書多矣莫不務廣浮
巧之言以崇玄虛之旨未有究論長生之階徑箴砭
爲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勤者也實欲令迷者知反失
之東隅收之桑榆墜井引繩愈於遂沒但惜養危病
而距惡石者不可如何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日月
之蝕晞顏氏之子也又欲使將來之好生道者審於

所託故竭其忠告之良謀而不飾淫麗之言言發甚指切筆不覺辭痛惜在於長生而折抑邪耳何所索哉抱朴子曰深念學道藝養生者隨師不得其人竟無所成而使後之有志者見彼之不得長生因云天之下果無僊法也凡欲度生必不能苦身約已以修玄妙者亦徒進失千祿之業退無難老之功內誤其身外沮將來也僊之可學致如黍稷之可播種得甚炳然耳然未有不耕而獲嘉禾未有不勤而獲長生度世也

雜應卷第十五

守七

困一作窮

或曰敢問斷穀可以長生乎凡有幾法何者最善與抱朴子答曰斷穀止可省穀糧之費不能獨令人長生也問諸曾斷穀積久者云差少病痛勝於食穀時其服朮及餌黃精及禹餘糧日再服久令人多氣力堪負擔遠行身輕不困其服諸石藥一服守之十年五年者及吞氣服符飲神水輩但爲不饑耳體力不任勞也道書雖言欲得長生腸中當清欲得不死腸中無滓又云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多力而悍食

穀者智而不壽食氣者神明不死此乃行氣者一家之偏說耳不可便孤用也若欲服金丹大藥先不食百許日爲快若不能者正爾服之但得僊小遲耳無大妨也若遭世荒亂窟山林知此斷穀法者則可以不餓死其不然也則無急斷無可大益又止人中斷肉聞肥鮮之氣皆不能不有欲於中心若未絕俗委家巖棲岫處者固不成遂體五味無致自苦不如莫斷穀而節量饑飽近有一百許法或服守中石藥數十丸便辟四五十日不饑練松栢及朮亦可以守中

能字元

但不及大藥以不過十年以還或辟一百二百日或須日日服之乃不饑者或先作美食極飽乃服藥以養所食之物令不消化可辟三年欲還食穀當以葵子猪膏下之則所作美食皆下不壞如故也洛陽有道士董威輦常止白社中了不食陳子叙共守事之從學道積久乃得其方云曰甘草防風壳實之屬十許種搗爲散先服方寸匕乃吞石子大如雀卵十二枚足辟百日輒更服散氣力顏色如故也欲還食穀者當服葵子湯下石子乃可食耳又赤龍血青龍膏

作之用丹砂曾青水以石內其中復須臾石柔而可食也若不卽取便消爛盡也食此石以口取飽令人丁壯又有引石散以方寸七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煮之亦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也張太玄舉家及弟子數十人隱居林慮山中以此法食石十餘年皆肥健但爲須得白石不如赤龍血青龍膏取得石便可用又當煮之有薪火之煩耳或用符或用水或符水兼用或用乾棗日九枚酒一二升者或食十二時氣從夜半始從九九至八八七七六六五五而止

慮一作其

或春向東食歲星青氣使入肝夏服熒惑赤氣使入心四季之月食鎮星黃氣使入脾秋食太白白氣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氣使入腎又中岳道士郗元節食六戊之精亦大有効假令甲子之旬有戊辰之精則竟其旬十日常向辰地而吞氣到後甲復向其旬之戊也甘始法召六甲六丁玉女各有名字因以祝水而飲之亦可令牛馬皆不饑也或思脾中神名名黃裳子但合口食內氣此皆有真効余數見斷穀人三年二年者多皆身輕色好堪風寒暑濕大都無肥者

耳雖未見數十歲不食者然人絕穀不過十許日皆死而此等已積載而自若亦何疑於不可大久乎若令諸絕穀者轉羸極常慮之恐不可久耳而問諸爲之者無不初時少氣力而後稍丁健月勝一月歲勝一歲正爾可久無嫌也夫長生得道者莫不皆由服藥吞氣而達之者而不妄也夫服藥斷穀者畧無不先極也但用符水及單服氣者皆四十日中疲瘦過此乃健耳鄭君云本性飲酒不多昔在銅山中絕穀二年許飲酒數斗不醉以此推之是爲不食更令人

耐毒耐毒則是難病之候也余因此問山中郝得酒鄭君言先釀好雲液勿壓漉因以桂附子甘草五六種末合丸之曝乾以一丸如雞子許投一斗水中立成美酒又有黃帝雲液泉法以麤米及七八種藥合之取一升輒內一水中如千歲苦酒之內水也無或盡時而味常好不變飲之大益人又符水斷穀雖先令人羸然宜兼知者倘卒遇荒年不及合作藥物則符水爲上矣有馮生者但單吞炁斷穀已三年觀其步陟登山檐一斛許重終日不倦又時時引弓而畧

不言語言語又不肯大聲問之云斷穀亡精費氣最大忌也余亦屢見淺薄道士輩爲欲虛曜奇性招不食之名而實不知其道但虛爲不啖羹飯耳至於飲酒日中斗餘脯腊糒脯棗栗雞子之屬不絕其口或大食肉而咽其汁吐其滓終日經口者數十斤此直是更作美食矣凡酒客但飲酒食脯而不食穀皆自堪半歲一歲而不蹙頓矣未名絕穀耳吳有道士石春每行氣爲人治病待病者之愈或百日或十日乃食吳景帝聞之曰此但不久必當饑死也乃召取鎖

閉令人備守之春但求三二升水如此一年餘春顏色更鮮悅氣力如故景帝問之可復堪幾時春言無限可數十年但恐老死耳不憂饑也乃罷遣之按如春言是爲斷穀不能延年可知也今時亦有得春之法者或問不寒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冬之日服六丙六丁之符或閉口行五火之炁千二百遍則十二月中不寒也或服太陽酒或服紫石英米漆散或先服雄丸一後服雌丸二別本先雌後雄亦可堪一日一夕不寒也雌丸用雌黃曾青礬石磁石也雄丸用雄黃丹

砂石膽也。然此無益於延年之事也。或問不熱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行六癸之炁。或服玄水。一作水之九。或服飛霜之散。然此用簫丘上木皮。及五月五日中時。北行黑蛇血。故少有得合之者也。唯幼伯子王中都。此二人衣以重裘。曝之於夏日之中。周以十二爐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盖用此方者也。或問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吾聞吳文皇帝曾從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書北斗字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試左右數十人。常爲先登鋒。

陷陣。皆終身不傷也。鄭君云。但誦五兵名。亦有驗。刀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氏星主之。矢名彷徨。熒惑星主之。劍名大傷。角星主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也。臨戰時。常細祝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著心前。或丙午日日中時。作燕君龍虎三囊符。歲符。歲易之。月符。月易之。日符。日易之。或佩西王母兵信之符。或佩熒惑朱雀之符。或佩南極鑠金之符。或戴却刃之符。祝融之符。或傳玉札散。或浴禁葱湯。或取牡荊。以作六陰神將符。符指敵人。

或以月蝕時刻三千歲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以書所持之刃劒或帶武威符熒火丸或交鋒刃之際乘魁履剗呼四方之長亦有明効今世之人亦有得禁辟五兵之道徃徃有之或問隱淪之道抱朴子曰神道有五坐在立亡其數焉然無益於年命之事但在人間無故而爲此則致詭恠之聲不足妄行也可以備兵亂危急不得已而用之可以免難也鄭君云服大隱符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也或以玉粉凡塗人身中或以蛙足散或懷離母之草或折青龍

之草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大樞之環

或造河龍石室而隱雲蓋之陰或伏清冷之淵以過

幽闕之徑或乘天一之馬以遊紫房或登天一之明

堂或入王女之金匱或背輔向官立三蓋之下或投

巾解履

缺文

臍煎及而衣符子居蒙

一作象

人清液桂梗

六甲父母僻側之膠馱馬泥丸木鬼之子金商之艾或可爲小兒或可爲老翁或可爲鳥或可爲獸或可爲草或可爲木或可爲六畜或依木成木或依石成石依水成水依火成火此所謂移形易貌不能多隱

者也。或問魏武帝曾收左元放而桎梏之，而得自然解脫，以何法乎？抱朴子曰：吾不能正知左君所施用之事。然歷覽諸方書，有月三服薏苡子，和用三五陰丹，或以偶牙陽胞，或以七月七日東行跳脫虫，或以五月五日石上龍子單衣，或衣夏至日霹靂楔，或以天文二十一字符，或以自解去父血，或以玉子餘糧，或合山君目河伯餘糧浮雲滓以塗之，皆自解。然左君之變化無方，未必由此也。自用六甲變化其真形，不可得執也。或問曰：爲道者可以不病乎？抱朴子曰：

或衣一作或以
玉一作王

養生之盡理者，既將服神藥，又行氣不懈，朝夕導引，以宣動榮衛，使無輟闕，加之以房中之術，節量飲食，不犯風濕，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但患居人間者，志不得專，所修無恒，又苦懈怠不勤，不得不有疾耳。若徒有信道之心，而無益己之業，年命在孤虛之下，體有損傷之危，則三尸因其衰月危日，入絕命病鄉之時，招呼邪氣，妄延鬼魅，來作殃害。其六厄並會三刑同方者，其災必大。其尚盛者，則生諸疾病，先有疢患者，則令發動。是以古之初爲道者，莫不兼修

厄一作危

醫術以救近禍焉。凡庸道士不識此理，恃其所聞者，大至不關治病之方，又不能絕俗幽居，專行內事，以却病痛及病無以攻療，乃更不如凡人之專湯藥者，所謂進不得邯鄲之步，退又失壽陵之義者也。余見戴霸、華佗所集金匱、綠囊、崔中書、黃素方及百家雜方五百許卷，甘胡呂付、周始甘、唐暹、阮南河等各撰集，暴卒備急方，或一百十，或九十四，或八十五，或四十六。世人皆爲精悉，不可加也。余究而觀之，殊多不備。諸急病其尙未盡，又渾漫雜錯，無其條貫，有所尋

俞一作衛

按，不卽可得而治。卒暴之候，皆用貴藥，動數十種，自非富室而居京都者，不能素儲，不可卒辦也。又多令人以針治病，其灸法又不明處所分寸，而但說身中孔穴，榮俞之名，自非舊醫，備覽明堂流注、偃側圖者，安能曉之哉？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別病名，以類相續，不相雜錯。其九十三卷，皆單行徑易，籬陌之間，顧盼皆藥。衆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醫多承襲世業，有名無實，但養虛聲以圖財利，寒白退土，所不可得。使使之者，乃多誤人，未若自閑。

其要勝於所迎無知之醫醫又不可卒得得又不肯
卽爲人使使曉理之微疾成膏肓之深禍乃至不救
且暴急之病而遠行借問率多枉死矣或問將來吉
凶安危去就知之可前審爲有道乎抱朴子曰仰觀
天文俯察地理占風氣布籌筭推三綦步九宮檢八
卦考飛伏之所集訖訛訛於物類占休咎於龜策皆
下術常伎疲勞而難恃若乃不出帷幕而見天下乃
爲八神矣或以三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岳之君阡
陌亭長六丁之靈皆使人見之而對問以諸事則吉

凶昭然存諸掌無遠近幽深咸可先知也或召六陰
玉女其法六十日而成成則長可役使或祭致八史
八史者八卦之精也亦足以預識未形矣或服葛花
及秋芒麻勃刀圭方寸七忽然如欲卧而聞人語之
以所不覺之事吉凶立定也或用明鏡九寸以上自
照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則見神僊或男或女或老或
少一示之後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來之事也明鏡
或用一或用二謂之日月鏡或用四謂之四規四規
者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規所見來神甚

多或縱目或乘龍駕虎冠服彩色不與世同皆有經圖欲修其道當先暗誦所當致見諸神姓名位號識其衣冠不爾則卒至而忘其神或能驚懼則害人也爲之率欲得靜漠幽閑林麓之中外形不經目外聲不入耳其道必成也三童九女節壽君九首蛇軀百二十官雖來勿得熟視也或有問之者或有訶怒之者亦勿答也或有侍從曄曄力士甲卒乘龍駕虎簫鼓嘈嘈勿舉目與言也但諦念老君真形老君真形見則起再拜也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陽

起一本作趣

身長九尺黃色身嘴隆鼻秀眉長五寸耳長七寸額有三理上下徹足有八卦以神龜爲牀金樓玉堂白銀爲階五色雲爲衣重疊之冠鋒鋌之劒從黃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後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窮奇後從三十六辟邪雷電在上晃晃昱昱此事出於僊經中也見老君則年命延長心如日月無事不知也或問堅齒之道抱朴子曰能養以華池浸以醴液清晨建齒三百過者永不搖動其次則含地黃煎或含玄膽湯及

蛇脂丸、礬石丸、九棘散，則已動者更牢，有重者即愈。又服靈飛散者，則可令既脫者更生也。或問聰耳之道，抱朴子曰：能龍導虎引，熊經龜咽，驚飛蛇屈，鳥伸天俛，地仰，令赤黃之景不去洞房，猿據兔驚，千二百至，則聰不損也。其既聾者，以玄龜薰之，或以棘頭羊糞、桂毛、雀桂，成裏塞之，或以狼毒治葛，或以附子葱涕合內耳中，或以蒸鯉魚腦灌之，皆愈也。或問明目之道，抱朴子曰：能引三焦之昇，一作外景，召大火於南離，洗之以明日，熨之以陽光，及燒丙丁洞視符，以酒

曝一作日
犬

和洗之，古人曾以夜書也。或苦酒煮蕪菁子，令熟曝乾，末服，方寸七日，三盡一斗，能夜視有見矣。或以大膽煎、青羊班鳩石、決明、充蔚、百花散，或以雞舌香、黃連、乳汁煎注之，諸有百疾之在目者，皆愈。而更加精明倍常也。或問登峻涉險遠行不極之道，抱朴子曰：惟服食大藥，則身輕力勁，勞而不疲矣。若初入山林，體未全實者，宜以雲珠粉、百華醴、玄子湯洗脚，及虎膽丸、朱明酒、天雄鶴脂丸、飛廉煎、秋芒車前澤瀉散，用之旬日，不但涉遠不極，乃更令人行疾，可三倍於

常也。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道有三法：一曰龍蹻，二曰虎蹻，三曰鹿盧蹻。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則以一時思之；若晝夜十二時思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里。亦不能過此，過此當更思之，如前法。或用棗心木爲飛車，以牛革結還劍以引其機，或存念作五蛇六龍三牛交罡而乘之，止昇四十里，名爲太清。太清之中，其氣甚罡，劉能勝人也。師言：鳶飛轉高，則但直舒兩翅，了不復扇搖之，而自進者，漸乘劉炁故也。龍初昇階雲，其上行四十

里，則自行矣。此言出於僊人，而留傳於世俗耳。實非凡人所知也。又乘蹻須長齋絕葷菜，斷血食，一年之後，乃可乘此三蹻耳。雖復服符思五龍蹻行最遠，其餘者不過千里也。其高下去留，皆自有法，勿得任意耳。若不奉其禁，則不可妄乘蹻，有傾墜之禍也。或曰：老子篇中記及龜文經皆言大兵之後，金木之年，必有大疫，萬人餘一，敢問避之。抱朴子曰：僊人入瘟疫秘禁法，思其身爲五玉五王者，隨四時之色：春色青，夏赤，四季月四季或作六月黃，秋白，冬黑。又思冠金巾，思

心如炎火大如斗則無所畏也又一法思其髮散以被身一髮端輒有一大星綴之又思作七星北斗以魁覆其頭以罡指前又思五臟之氣從兩目出周身如雲霧肝青氣肺白氣脾黃氣腎黑氣心赤氣五色紛錯則可與疫病者同牀也或禹步呼直日玉女或閉氣思力士操千斤鎚百二十人以自衛或用射鬼丸赤車使者丸冠軍丸徐長卿葉名也散玉亟精粉青牛道士熏身丸崔一作文黃星一作散草玉酒黃庭丸皇符老子領中符赤鬚子桃花符皆有良効者也

黃白卷第十六

抱朴子曰神僊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黃者金也白者銀也古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爾或題篇云庚辛亦金也然率多深微難知其可解分明者少許爾世人多疑此事爲虛誕與不信神僊者正同也余昔從鄭公受九丹及金銀液經因復受黃白中經五卷鄭君言曾與左君於廬江同山中金丹神僊藥試作皆成也然而齋潔禁忌之辛苦與趣欲通天下之不可通者余亦何爲然哉余若此欲以奇事騁辭

金丹神僊藥

逼一本作便

章於來世則余所著外篇及雜文二百餘卷足以寄
意於後代不復須此且此內篇皆直語耳無藻飾也
余又知論此曹事世人莫不呼爲迂濶不急未若論
俗間切近之理可合衆心也然余所以不能已於斯
事知其不入世人之聽而猶論著之者誠見其効驗
又所承授之師非妄言者而余貧苦無財力又遭多
難之運有不已之無賴兼以道路逼塞藥物不可得
竟不遑合作之余今告人言我曉作金銀而躬自饑
寒何異自不能行而賣治瘧之藥求人信之誠不可

以鉛一作爲鉛
地一作性

得然理有不如意亦不可以一槩斷也所以勤勤綴
之於翰墨者欲令將來好奇賞真之士見余書而具
論道之意耳夫變化之術何所不爲蓋人身本見而
有隱之之法鬼神本隱而有見之之方能爲之者往
往多焉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諸燧鉛性白也而赤之
以爲丹丹性赤也而白之而以鉛雲雨霜雪皆天地
之氣也而以藥作之與真無異也至於飛走之屬蠕
動之類稟形造化既有定矣及其倏忽而易舊體改
更而爲異物者千端萬品不可勝論人之爲物貴性

最靈而男女易形爲鶴爲石爲虎爲猿爲砂爲黿又
不少焉至於高山爲淵深谷爲陵此亦大物之變化
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爲嫌金銀之不可以異物
作乎譬諸陽燧所得之火方諸所得之水與常水火
豈有別哉蛇之成龍茅糝爲膏亦與自生者無異也
然其根源之所緣由皆自然之感致非窮理盡性者
不能知其指歸非原始見終者不能得其情狀也狹
觀近識桎梏巢穴揣淵妙於不測推神化於虛誕以
周孔不說墳籍不載一切謂爲不然不亦陋哉又俗

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云天下果無此道是見田家
或遭水旱不收便謂五穀不可播殖得也成都內史
吳大文博達多知亦自說昔事道士李根見根煎鉛
錫以少許藥如大豆者投鼎中以鐵匙攪之冷卽成
銀大文得其秘方但欲自作百日齋便爲之而留連
在官竟不能得恒歎息言人間不足處也又桓君山
言漢黃門卽程偉好黃白術娶妻得之方家女偉常
從駕出而無時衣甚憂妻曰請致兩端緜緜卽無故
而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乃往視偉偉方

扇炭燒簞簞中有水銀妻曰吾欲試相視一事乃出其囊中藥少少投之食頃發之已成銀偉大驚曰道近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者於是偉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猶不肯告偉偉乃與伴謀搗笞伏之妻輒告偉言道必當傳得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輒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心非者雖寸斷支解而道猶不出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遂卒近者前廬江

太華令思守

有道士說黃白之方乃試令作之云以鐵器銷鉛以散藥投中卽成銀又銷以他藥投之乃作黃金又從此道士學徹視之方行之未百日夜卧卽便見天文及四隣了了不覺復有屋舍籬障又妄名瑤華者已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又祭廟聞廟神答其拜狀似動有聲令思乃嘆曰世間乃定無所不有五經雖不載不可便以意斷也然不聞方伎者卒聞此亦焉能不驚恠邪又黃白術亦如合神丹皆須齋潔百日已上又當得閑解方書意合者乃可爲之非獨穢

之人及不聰明人希涉術數者所辨作也其中或有須口訣者皆宜師授又宜入於深山之中清潔之地不欲令凡俗愚人知之而劉向於宮中作之使宮人供給其事必非齋潔者又不能斷絕人事使不來往也如此安可得成哉桓譚新詮曰史子心見署爲丞相史官架屋發吏卒及官奴婢以給之作金不成丞相自以力不足又曰傳太后不復利於金也聞金成可以作延年藥又甘心焉乃除之爲郎舍之北宮中使者待遇寧有作此神方可於宮中而令凡人雜錯

共爲之者哉俗間染繒練尙不欲使雜人見之見之卽壞况黃白之變化乎凡事無巨細皆宜得要若不得其法妄作酒漿醬醋羹臠猶不成况大事乎余曾諮於鄭君曰老君云不貴難得之貨而至治之世皆投金於山捐玉於谷不審古人何用金銀爲貴而遺其方也鄭君答余曰老君所云謂夫披沙剖石傾山漉淵不遠萬里不慮壓溺以求珍玩以妨民時不知止足以飾無用反欲爲道志求長生者復兼商賈不敦信讓浮深越險乾沒逐利不愜軀命不修寡欲者

耳至於真人作金自欲餌服之致神僊不以致富也故經曰金可作也世可度也銀亦可餌服但不及金耳余難曰何不餌世間金銀而化作之作之則非真非真則詐僞也鄭君答余曰世間金銀皆善然道士率皆貧故諺云無有肥僊人富道士也師徒或十人或五人亦安得金銀以供之乎又不能遠行採取故宜作也又化作之金乃是諸藥之精勝於自然者也僊經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說也故山中有丹砂其下多有金且夫作金成則爲真物中表如一

百煉不減故其方曰可以爲釘明其堅勁也此則得夫自然之道也故苟能之何謂之詐乎詐者謂以曾青塗鐵鐵赤色如銅以雞子白化銀銀黃如金皆外變而內不化也夫芝菌者自然而生而僊經有以五石五木種芝芝生取之亦與自然之芝無異俱令人長生此亦作金之類也雉化爲蜃雀化爲蛤與自然者正同故僊經曰流珠九轉父不語子化爲黃白自然相使又曰朱砂爲金服之昇僊者上士也茹芝導引咽氣長生者中士也殮食草木千歲以還者下士

也。又曰：金銀可自作，自然之性也。長生可學得者也。玉牒記云：天下悠悠，皆可長生也。患於猶豫，故不成耳。凝水銀爲金，可中釘也。銅柱經曰：丹砂可爲金，河車可作銀，立則可成，成則爲真。子得其道，可以僊身。黃山子曰：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黃一赤，立成不疑。龜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古人豈欺我哉？但患知此道者多貧，而藥或至賤，而生遠方，非亂世所得也。若戎鹽、鹵鹹，皆賤物，清平時了不直錢。今時不限價，直而買之，無也。羗里石膽千萬錢，

求一斤，亦不可得。徒知其方，而與不知者正同，可爲長歎者也。有其法者，則或饑寒無以合之，而富貴者復不知其法也。就令知之，亦無一信者。假令頗信之，亦已自多金銀，豈肯費見財以市其藥物？恐有棄繫逐飛之悔，故莫肯爲也。又計買藥之價以成，所得之物尤有大利，而更當齋戒辛苦，故莫克爲也。且夫不得名師口訣，誠不可輕作也。夫醫家之藥，淺露之甚，而其常用効方，便復秘之。故方有用，後宮遊女僻側之膠封君泥丸，木鬼子金商芝飛君根伏龍肝白馬

汗浮雲滓龍子丹衣夜光骨百花醴冬鄒齋之屬皆
近物耳而不得口訣猶不可知況於黃白之術乎今
能爲之者非徒以其價貴而秘之矣此道一成則可
以長生長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凡方書
所名藥物又或與常藥物同而名異者如河上姹女
非婦人也陵陽子明非男子也禹餘糧非米也堯漿
非水也而俗人見方用龍膽虎掌雞頭鴨蹠馬蹄犬
血鼠尾牛膝皆謂之血氣之物也見用缺盃覆盆釜
鑿大戟鬼箭天鈎則謂之鐵瓦之器也鈎一作鈎一見用胡

王使者倚姑新婦野文人守田公戴文浴徐長卿則
謂人之姓名也近易之草或有不知玄秘之方孰能
悉解劉向作金不成無可恠之也及得其要則復不
煩聖賢大才而後作也凡人可爲耳劉向豈凡人哉
直坐不得口訣耳令將載其約而効之者以貽將來
之同志焉當先取武都雄黃丹色如雞冠而光明無
夾石者多少任意不可令減五斤也擣之如粉以牛
膽和之煮之令燥以赤土釜實一斗者先以戎鹽石
膽末薦釜中令厚三分乃內雄黃末令厚五分復加

我鹽於上如此相似至盡又加碎炭火如棗核者令
二寸以蚓蟻土及我鹽爲泥泥釜外以一釜覆之皆
泥令厚三寸勿泄陰乾一月乃以馬糞火煨之三日
三夜寒發出鼓下其銅銅流如治銅鐵也乃令鑄此
銅以爲簞簞成以盛丹砂水又以馬屎火煨之三十
日發爐鼓之得其金卽以爲簞又以盛丹砂水又以
馬通火煨三十日發取搗治之取其二分生丹砂一
分并粉汞者水銀也立凝成黃金矣光明美色可中
釘也

作丹砂水法

治丹砂一斤內生竹簞中加石膽消石各二兩覆薦
上下閉塞簞口以漆骨丸封之須乾以內醇苦酒中
埋之地中深三尺三十日成水色赤味苦也金樓先
生所從青林子受作黃金法先鍛錫方廣六寸厚一
寸二分以赤鹽和灰汁令如泥以塗錫上令通厚一
分累置於赤土釜中率錫十斤用赤鹽四斤合封固
其際以馬通火煨之三十日發火視之錫中悉如灰
狀中有累累如豆者卽黃金也內土甌中以炭鼓之

十煉之並成也。率十斤錫得金二十兩。唯長沙桂陽豫章南海土釜可用耳。彼鄉土之人作土釜以炊食自多也。

治作赤鹽法

用寒鹽一斤作寒水石一斤又作寒羽理一斤又作白礬一斤合內鐵器中以炭火火之皆消而色赤乃出之可用也。角里先生從稷丘子所授化黃金法先以礬水石二分內鐵器中加炭火令沸乃內汞多少自在攪令相得六七沸注地上卽成白銀乃取丹砂

水曾青水各一分雄黃水二分於鑊中加微火上令沸數攪之令相得復加炭火上令沸以此白銀內其中多少自在可六七沸注地上凝則成上色紫磨金也。

治作雄黃水法

治雄黃內生竹筍中一斤取加硝石二兩覆薦上下封以漆骨丸內醇大醋或作醇苦酒中埋之深三尺二十日卽化爲水也作曾青水方及礬石水同法但各異筍中耳。

小兒作黃金法

作大鐵筩成中一尺二寸高一尺二寸作小鐵筩成中六寸鑿磨之赤石脂一斤硝石一斤雲母一斤代赭一斤硫黃半斤空青四兩凝水石一斤皆合搗細篩以醯和塗之小筩中厚二寸分汞一斤丹砂半斤良非半斤取良非法用鉛十斤內鐵盆中居爐上露灼之鉛銷內汞三兩早出者以鐵匙抄取之名曰良非也攪令相得以汞不見爲候置小筩中雲母覆其上鐵蓋鎮之取筩居爐上銷鉛注大筩中沒小筩中

去上半寸取銷鉛爲候猛火炊之三日三夜成名曰紫粉取鉛十斤於鐵器中銷之二十日上下更內銅器中須鉛銷內紫粉也方寸七攪之卽成黃金也欲作白銀者取汞置鐵器中內紫粉三寸已上火令相得注水中卽成銀也務成子法作鐵筩長九寸徑五寸搗雄黃三斤硃砂等分作合以爲泥塗筩中使徑三寸圓口四寸可加丹砂水二合覆馬通火上令極乾內銅筩中塞以銅合蓋堅以黃砂築上覆以硃砂重泥上無令泄置爐炭中令有三寸炭筩口赤口

寒發之雄黃皆入著銅甬復出入如前法三斤雄黃
精皆下入著甬中下提取與黃沙等分合作以爲爐
爐大小自在也欲用之置爐於炭火中爐赤內水銀
銀動則內鉛其中黃從傍起交中央注之於地卽成
金凡作一千五百斤爐力卽盡矣此金取牡荊赤黍
酒漬之百日卽柔可和也如小豆服一升口三服盡
一斤三虫伏尸百病皆去盲者視聾者聞老者卽還
年如三十時入火不灼百邪衆毒冷風暑濕不能侵
人盡三斤則步行水上山川百神皆來侍衛壽與天

地相畢以杼血朱草煮一升

杼一作杼

以拭目皆卽見鬼

及地中物能夜書以白羊血塗一升投水中魚龍立
出可以取也以青羊血塗一升丹雞血塗一升懸都
門上一里不疫以塗牛羊六畜額上皆不疫病虎豹
不犯也以虎膽蛇肪塗一升從月建土以擲敵人之
軍軍卽使無故自亂相傷殺而走矣以牛血塗一升
以投井中井中卽沸以投流水流水則逆流百步以
白犬血塗一升置六陰之地投社廟舍中其鬼神卽
見可以役使以兔血塗一升置六陰之地行厨玉女

立至可俟六七十人也。以鯉魚膽塗一丸，持入水，水爲之開一丈，可得氣息。水中以行，冒雨衣，不濡也。以紫莧煮一丸，含咽其汁，可百日不饑。以慈石煮一丸，內髻中，以繫賊，白刃流矢不中之。有射之者，矢皆自向也。以六丁六壬土，土并一丸，以蔽人中，則隱形。舍一丸，北面向以噴火，火則滅。以庚辛日申酉時，向西地，以一丸擲樹，樹木即日便枯。又以一丸禹步擲虎狼蛇蝮，皆即死。斫一丸以書石，即入石；書金，即入金；書木，入木。所書皆徹其肌理，削不可去也。卒死未經宿，以月建上，水下一丸，令入咽喉，并含水噴死人面，即活。以狐血、鶴血塗一丸，內爪中以指萬物，隨口變化。即山行，本徒人皆見之，然而實不動也。凡作黃白，皆立太乙元女老子醮祭，如作九丹法，常燒五香，香不絕，又金成。先以三斤投深水中，一十斤投市中，然後方得恣其意用之耳。

葛雅川內篇卷之三 終

110X
567
100
53